

## 第一章 噁心未婚夫

午後謝家別院的正廳裡，一片寂靜。

江月心雙手壓膝，面無表情地坐著。她直勾勾地盯著對面牆上一幅抹紅潑綠的將軍像，嘴巴抿成一條線，一副半個字也不肯多吐的模樣。

「江小姐，我與寧兒千辛萬苦趕來不破關城，妳便是再粗枝大葉，也要稍微把自己收拾得體面點吧？」

正廳的上首，坐著一名年近四旬的貴婦，她翹著小指，慢悠悠的撫著手中茶盞，挑起的眉頭透著幾分不痛快。此時此刻，她眯著眼打量江月心的穿著，像品評一件貨物似的喋喋不休。

「瞧瞧妳穿的這一身，哪有大家閨秀的模樣？正經人家的姑娘，誰又會穿著男裝行軍打仗的？」貴婦嘖了一聲，一副難為的模樣，「寧兒與妳有婚約，特地來不破關城探望妳，妳竟然穿成這副模樣就來了！」

江月心感到有些頭疼，誠然，她這副打扮確實一點兒都不像大家閨秀——窄袖勁袍，長靴繫匕，腰佩玉劍、手纏護甲，長髮和男子一樣束為一股，以髮冠固定，露出一張略帶英氣的臉龐。

「謝夫人，月心今日正逢輪值，得知謝夫人與謝公子到訪，便立刻請假前來，匆忙之間實在來不及修整……」江月心硬著頭皮解釋道。

謝夫人身旁立著的那位儀表堂堂的貴公子，便是從小與江月心定了娃娃親的謝大公子，謝寧。

謝江兩家訂親時，謝家還是小門小戶，物換星移，十幾年過去了，謝家走了大運，飛黃騰達，如今謝家人個個皆是大官，謝夫人便有些瞧不上江月心。

江家就是個小門小戶的武官之家，江月心一介女兒身，竟然還喜歡舞刀弄槍，實在是不像話！

而謝寧好歹是讀過書的，知道退婚這事不妥，容易給自己招來非議，因此勉強忍了。

「江姑娘，妳身為女子，又怎能做那些巡邏、護衛之流的活計？」謝寧微皺眉，聲音中帶有一絲不悅，「從前江大人留妳在不破關城生活，我還道只是讓妳住著罷了，未料，竟讓妳與那些下等人混在一處。」

略頓，謝寧冷聲道：「若妳要嫁入我謝家，日後便要好好學學規矩，要有點女子模樣，我不求妳通達禮訓，至少要少踏出房門。」

「嘎？」江月心遲疑了下，道：「謝公子，你這話當真？」

「當真。」謝寧冷笑一聲，「我可不想娶一個潑婦過門。」

謝夫人擱下茶盞，搖搖頭道：「到底是鄉野邊疆長大的野丫頭，一點規矩都不懂，坐沒坐相、站沒站姿，說話也不討喜，要我說，照著江家的門第，教養能給寧兒做個妾便已是走了大運了。」

江月心攥了下拳，不發一言起身便走，轉身抬腳的動作一氣呵成，轉眼間便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數尺外。

「江月心，妳鬧什麼脾氣！」謝寧喝道，「妳這般不知禮數，信不信我退了這樁

婚事？」

謝寧雖喊得大聲，可江月心卻是頭也不回的走了。謝寧無法，又不想落了臉面，便小步追到門口，高聲喝道：「江月心，沒了謝家的這樁婚事，妳看整個天恭國誰敢娶妳？」

門口是熱熱鬧鬧的街市，他這麼一喊，立時有一群路人側目望來，湊起熱鬧——

「那個正在牽馬的不是江小郎將嗎？」

「這人又是誰？是江小郎將的未婚夫君？」

「能娶到小郎將這樣的厲害女子，小心哄著都還來不及了，竟還想退婚？」

路人議論紛紛，討論之辭令謝寧的臉紅一陣、白一陣。

江月心翻身上馬，一正衣襟，挑眉居高臨下地望向站在門口的謝寧，道：「謝公子，你若是當真懂規矩，便該知道請人上門做客前須得下帖子問問時辰年月，免得撞了什麼公差行程，而不是想來就來、想走就走，讓本郎將丟下差事，來陪你母子兩人吃喝玩樂。」

謝寧被刺了一下，面色漲紅。江月心這樣的粗野女子，竟還敢說他不懂規矩？豈有此理！

「妳別太過分！」他幾步追了出來，用手指著馬上的江月心，仰頭大喊，「妳信不信我立刻便退了這樁婚事？」

「你退啊！」江月心勒緊韁繩，慢悠悠的道：「虧得我爹還在我面前誇你，說你是個驚才絕艷、溫柔翩翩的好兒郎，如今看來，不過爾爾。」

說罷，她不再理會謝寧惱怒的面色，騎著馬走了。

這是禎明元年的春末，亦是不破關城最為熱鬧繁華的時候。

所謂「不破」，便是字面上的意思——百攻而難破。不破關立於天恭國與大燕國的交界處，易守難攻，百年來抵擋了無數次外族進犯，乃是天恭國的要衝，百姓為圖方便，便呼之為「北關」。

不破關身後，便是一座關城重鎮，自十二年前天恭國戰敗大燕國後，這小小關城生活安泰、日益繁華，呈現出一派熙熙攘攘之象。

江月心回到校場時，副將顧鏡已等她許久。

遠遠地瞧見顧鏡的臉色，江月心有些發怵。

她跟著父兄行軍打仗，把大燕人趕跑過無數回，這輩子，她還沒怕過些什麼，除了三樣東西——

其一，兄長江亭風的榆木腦袋。他的腦袋遲鈍堪比猿猴——不，這根本是侮辱了猿猴。

其二，姨姨褚蓉的火辣性格。她的性子辣得堪比陳年老辣椒，誰碰了都討不得好。

其三，便是副將顧鏡的毒舌。顧鏡是不破關城裡出了名的能說會道，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能把人氣得吐血來，偏生他擁有一副好皮囊，讓人不忍心罵回去，只得任由他奚落。有人說若是周公瑾活過來，定被顧鏡氣得再次吐血而亡。

「小郎將，回來了？」顧鏡見江月心磨磨蹭蹭地朝自己靠近，便道：「讓我猜猜，那謝家公子是不是被妳嚇得連夜打包行李，逃回京城去了？」

江月心心虛道：「什麼叫『嚇回去』？是我倆見了一面，覺得不合適，好聚好散。」顧鏡道：「我就沒見過妳與誰能好聚好散的，妳爹對我千叮嚀萬囑咐，叫我管好妳，不要弄丟了這個矜貴的未婚夫，瞧妳方才那死人臉色，是不是把謝公子的褲衩剪成了窗花？」

江月心忍不住道：「阿鏡，我有一言，不知——」

「若妳想問『當不當說』，那我告訴妳，不當說。」顧鏡擺手，「小郎將，妳爹年紀一大把了，如今只圖妳嫁一個好人家，那謝家公子，才華橫溢名聲遠揚驚才絕艷風度翩翩溫柔卓絕舉國皆知，妳就不該把他氣跑。」

那一串的讚美之辭令江月心大為吃驚，「阿鏡，你怎麼能把那個謝寧誇得如此出神入化？這話誰教你的？」

顧鏡冷笑一聲，「還能是誰教的，是前夜裡妳作夢時說的。」

江月心大窘。

這不能怪她，在真真正正地見到謝寧本人前，她確實對謝大公子心馳神往、心動無比，對定了婚約的貴公子動些心思，何其正常？誰知謝寧本尊竟然這麼糟心，張口潑婦，閉口退婚。

「這事也不能怪我，是謝公子瞧不上我，直接說要退婚。」江月心耿直道：「他都這麼瞧不上我了，難道我還要站在他面前討嫌嗎？當然是好聚好散。」

此言一出，顧鏡喉裡的話噎了一下，他斟酌了一會兒道：「那謝寧真不是個東西。」他別過臉去，又道：「妳爹只盼望著妳嫁人，如今妳沒了謝寧，倒不如自己找個合眼緣的夫君。」

「說得對。」江月心摩挲著下巴。

「要是熟悉的人。」顧鏡鳳眸微垂，那張陰柔的臉上莫名有了一絲彆扭，「跟妳合得來的、不嫌棄妳騎馬帶兵的男子。」

「對對對。」江月心非常贊同，「還得長得好看，至少要比那謝寧好看。」

「……」顧鏡似乎是被她幼稚的話給逗到了，唇邊綻開一絲無聲笑意，繼而伸出手想要扯一下江月心的衣袖。

就在此時，兩人背後傳來一道聲音，「兩位，借過。」

聲音如清泉淙淙，動人心弦。

江月心側身讓開，一男子自她面前走過。

她匆匆一瞥，便覺得似自河陽看花而過，千百輕鸞皆不如，再要細看，便只得一道背影，瘦削修長，隱入了簾幕後，如隱入飛煙流霧。

「他……他……」江月心反扣住了顧鏡的手，緊張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我要自己找個合眼緣的夫君，要長得比謝寧好看，剛才那個路過的男人……就比謝寧好看五十倍。」

顧鏡默了一會兒，皮笑肉不笑道：「人家瞧得上妳嗎？」

江月心一僵，鬆了手道：「哦，看不上看不上，你就當我什麼都沒說吧。」阿鏡說的有理，那男子出落得如此出眾，肯定早八百年就定下人家。也不知道他上校場來，是為了走公差還是探親戚？她在不破關城住了這麼多年，可不曾聽鄰里說

過有這樣一位美人。

顧鏡聞言臉上的笑容越甚，拍了拍江月心的手，「別出神了，先想好如何對付妳爹。」

簡單一句話，就令江月心倍覺頭疼。

如今她惹惱了謝寧，這樁婚事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，她倒是無所謂，倒是爹爹定會哭天搶地，眼淚抹個不停。

江月心自幼喪母，家中也沒什麼旁的親戚，江父身在邊關任職，便乾脆將幼小的女兒接到不破關城，雇了幾個女傭、長工，便開始親自養育女兒，又當爹又當娘，好不辛苦。

這二十年拉扯女兒的生涯，令江父練就一身本事，不僅會炒菜做飯洗衣，還會縫補繡花梳頭，外人常道，江父簡直是錯生了男兒身。

而江父的眼淚也如女人一樣，一點兒都不客氣！

江月心在校場憂愁地待了一整日，操練完了兵便回家。越臨近家門，她便越是戰戰兢兢，生怕謝寧退親的信函已到了爹爹手裡，她一踏入家門便得應付爹爹那如同滔滔江河般的眼淚。

大老爺們竟然那麼愛哭！不像話！

駐守不破關的將軍們，大抵住在營房附近，江家有兒有女，因此上頭格外開恩，准許江父自己在城南邊置辦了一套三進的老宅子，這宅子有些破破爛爛，屋頂反覆修葺了三四次還是有些漏水，每逢難得的雨日，便要在房間裡擺個木盆接水。此時此刻，江家的宅子裡燈火煌煌，廚房那頭似乎傳來了滋滋的熱油聲。

「爹……我回來了……」江月心做賊心虛似的，一隻腳慢慢踏入家門，聲音滿含試探。

「心心，妳回來了啊！」江父一腳跨出房門，滿面喜氣，「謝公子剛遣人來送了禮，把妳誇得叫那個天上有，地下無，沒想到妳這丫頭這麼爭氣。」

「嘎？」江月心懵了，「什麼？」

「謝公子可真是個良善人，送了這麼多東西來。」江父搓搓手，滿面紅光，一指院子角落道。

江月心看到七八個箱籠，旁邊還捆了兩隻賣力掙扎的紅冠大公雞，正發出倔強不屈的啼鳴聲。

「謝公子說了，今日見了妳，驚為天人！」江父一豎食指，語氣抑揚頓挫，「誇妳貞靜賢淑、溫柔可愛，比京城的大家閨秀還要知禮，他謝寧對妳一見傾心，此生非妳不娶！」說罷，便是一陣滿意的大笑。

江月心的臉黑了下來，謝寧這是和她槓上了？她想退婚，謝寧偏偏不讓，還要說些「貞靜賢淑、溫柔可愛」之流的話來膈應人。

「爹，無功不受祿，這些東西我們不能收。」江月心黑著臉道，「趕緊找幾個挑夫，趁著謝寧還沒離開不破關，把禮物給他送回去。」

「什麼叫無功不受祿？」江父不以為意，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人家給未過門的媳婦送點東西，也不能辜負了這一片好心啊！」

江月心都不好意思實話實說了，生怕讓爹爹知道真相後，此時滿面紅光的老頭子會一蹶不振，繼而落淚不止。

「行，我自己送回去。」江月心二話不說，一把挑起了那些箱籠，她力氣大，挑三四個不礙事，但七八個卻有些麻煩了，於是，只能分兩趟往馬車上運。

「哎，丫頭妳做什麼？」江父不解，「咱們家就這一輛馬車，妳可得小心些！好端端的，非要把禮物給人家退回去，要是謝公子想錯了，覺得妳瞧不上他，可怎麼辦？」

江月心在心裡念叨，她確實有些瞧不上謝寧。

提上了兩隻大公雞後，江月心坐上馬車，駕車朝謝家別院趕去。謝家最不缺的就是錢，母子兩人為了來不破關城附近遊玩，還置辦了數套宅邸，個個皆是一等一的舒適奢豪，那所謂「謝家別院」，竟比不破關守將霍天正的宅邸還要漂亮些。聽聞謝寧來不破關城為的是寫幾首詞，以獻給踐祚未久的新帝，以示天恭國疆土無邊、日月安泰，也不知道謝寧待在關城裡的這幾日，有沒有想出詞的上闕來？晚上的不破關城，沒了白日的熱鬧，反倒顯示出關城的氛圍來，披盔戴甲的士兵手提長槍短劍，在街上巡邏盤查，若有遇到鬼鬼祟祟者，一概捉拿至牢中再行拷問。

寧可錯抓，也不肯放過一個疑似大燕國的探子。

正所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，天恭國曾在太燕國手中吃了虧，賠上了半支李氏血脈，之後便一直小心翼翼，生怕再被大燕國給咬了。

已快到宵禁時候，江月心卻還駕著馬車，不僅如此，車裡時不時發出一聲高亢的雞鳴，十分惹人注目。

盤查的衛兵趕過來，見到是江月心在駕車，便又老老實實地退開。

有相熟的，還插科打諢了兩句：「江小郎將，快宵禁了，怎麼還在送貨呢？」

江月心正欲答話，便聽到街對頭傳來一陣為難的聲音——

「我和我家公子才到不破關沒幾日，不懂得規矩，請幾位官爺行個好。」

江月心一抬頭，便看到對面停著一頂轎子，轎前圍了五六個官兵。

一名書僮模樣的少年正滿頭大汗、結結巴巴地解釋著，「再說了，這還沒到宵禁的時候，我和我家公子還趕著去見霍大將軍呢。」

官兵一聽，越發生疑，「霍大將軍何等尊貴，你家公子一介書生，哪來的門路見他？別以為搬出霍大將軍的名號來，我們就會怕了！」

說罷，官兵便想去挑那轎子的轎簾。

就在此刻，轎中人發話了，「莫非你們不曾聽聞過，近日霍將軍千里迢迢自京城請了一名謀士嗎？」說罷，他笑了一聲。

這笑聲也好，說話聲也罷，都似春風穿堂、煙火無邊，令人遐想萬分。

江月心總覺得這聲音有點熟悉，待那所謂的謀士從轎中出來，她頃刻間便想起這人是誰了——正是在校場之中有過「借過」之緣的男子。

「我似乎是在校場裡見過這人。」江月心摩挲著下巴道，「那時我還在想，他是來走親的還是來辦差的，沒想到他是霍將軍請來的謀士。」

江小郎將開口，官兵們愣了愣，面面相覷，立刻改了主意，他們皆做恍然大悟狀道：「冒犯了、冒犯了！」

又有人道：「既然江小郎將都說了，那就是我等腦子愚笨，有眼無珠。」

眼看著官兵要做鳥獸散，江月心訕訕一笑道：「欸，你們也別信我，我只是隨口一說，我只是在校場裡見過他而已。」然而這話沒什麼用，官兵們早已走得乾乾淨淨。

江月心頓有幾分尷尬。

那謀士抬起頭，似乎是想與江月心道聲謝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江月心捆在馬車裡的大公雞在那一刻掙脫了束縛，如風一般自由地撲了出來，「咕——」伴隨著高亢的啼鳴。

這雞似乎很是記仇，記得江月心倒提牠爪子的仇恨，因此一飛出馬車，就朝江月心的頭頂撲去，用腳勾扯了一通，悠然地拍翅落地後，便開始閒庭信步。

江月心出門時，只用髮帶鬆鬆捆了頭髮，被爪子這麼一勾，那髮帶就落到了地上，夜風驀地吹來，立時吹亂了她及腰的烏黑長髮。

她萬萬沒想到，自己與這位翩翩佳公子的正式見面會是這樣尷尬的場景。

江月心撩起耳旁髮絲，乾笑道：「見笑了，這位公子，你就當什麼都沒發生。」

她說話間，那男子便彎下腰，他半撩起湖石青色的袖口，露出一截細瘦手腕，指尖輕輕一勾，就將地上的白色髮帶撿起。

「江小郎將，這是妳的。」他起了身，將髮帶遞了過來。

風燈微曳，映照出他清雋的輪廓，他的眉眼是溫柔的，帶著一點煙火氣，身子頎長，有些瘦削，唇邊含著淺笑。

「謝、謝謝……」面對著這麼一個人，江月心都有些說不出話來。

不破關裡都是粗糙的大老爺們，顧鏡已經算是一等一的美男子，可這個霍大將軍請來的謀士，居然比顧鏡還要好看上幾分。

「江小郎將替在下解了圍，不知在下該如何感謝？」他交還了髮帶，「財物方面，興許是無能為力，在下小一介書生，初來乍到，有些囊中羞澀，不過，若要出份力，還是可以的。」

他話語間似乎有靦腆之意，那雙眼帶著溫柔的笑意，讓人不忍拒絕他。

「那、那你幫我一個忙。」那一瞬，江月心腦子一熱，有了一個大膽想法。

「江小郎將但說無妨。」

「你願不願意解救孤苦女子於水深火熱之中？你願不願意趕跑強娶良家民女的京城惡霸？」伴著大公雞的叫喚聲，江月心無比緊張地問道，「你願不願意……陪我演一場戲？」

「怎麼說？」他有些不解。

江月心邊比著邊解釋道：「就是啊，本郎將有個未婚夫君，叫做謝寧，但是謝公子不喜歡我，覺得我是個潑婦，還偏偏不肯退親，我尋思著……請人去扮演我的情郎，讓謝寧死了這條心，主動退親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男子點點頭。

「公子可否幫個忙？」夜色寂靜，江月心扯緊了韁繩，緊張的等待著男子的回答。  
「此事……」他沉默半晌後，終於開口，「事關江小郎將的名譽，在下不敢胡來，逢場做戲簡單，還江小郎將一個清白卻難，請恕我不敢幫這個忙。」

江月心有些失望，旋即又在心底感慨起來，看看，什麼叫做正人君子，什麼叫做光風霽月的好兒郎！

「無妨。」她爽快一笑，道：「你不願意也是正常，快要宵禁了，你還要去見霍大將軍吧？請恕我不能相送了。」她有些訕訕地看了一眼地上閒庭信步的公雞道：「我還要將這些禮物退還給謝寧。」

男子聞言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送江小郎將到謝宅吧。」

江月心愣了下，「你不是急著去見霍大將軍嗎？」

霍天正是不破關的守將，乃是個戰功赫赫、跺一腳都能讓天恭國震一震的人物，他為人嚴苛刻板，平生最恨的便是那些偷懶耍滑之人，他麾下所有兵士，皆是安分守紀的。

這男人竟敢在霍大將軍面前遲到，他不要命嗎？

「霍將軍？」男子眸光微動，笑容越發溫存，自在道：「讓他候著便是。」

江月心，「……」

這京城來的謀士，派頭就是不一樣，張口就是讓霍大將軍等！

於是，江月心的身旁便多了個伴。

男子並不多言，但其書僮卻是個能說會道的，短短一段路，書僮吱吱喳喳的，不小心透了許多事出來，譬如他們家公子姓王，名延，小書僮叫做王六，這回來不破關城，是霍大將軍千請百請、三顧茅廬，像是請諸葛亮出山似的請來的。

江月心聽著，在心底道一聲「難怪」，難怪王延底氣這麼足，敢讓霍大將軍等他。

「江小郎將，妳也不要太害怕，這謝寧雖然有官職在身，卻是個見不到陛下面的閒職。」王六的嘴如開了閘，一路嘮叨個沒完，「要不然，他哪會千里迢迢跑來不破關舞文弄墨？還不是因為陛下喜歡詩詞歌賦，在身旁養了五六個翰林供奉，這謝寧想討好陛下，這才跑來這兒，做做樣子，寫詩作詞。」

這麼一說，江月心覺得謝家似乎也沒有這麼可怕了。

王六說得滔滔不絕，可王延卻不怎麼多話，江月心幾回偷偷窺伺跟在馬車後頭的轎子，都沒見著什麼動靜。

待到了謝家別院，江月心雙手各自倒提一隻雞，下了馬車，公雞的叫喚聲在巷子裡響起來，謝家別院門前立時變得極為熱鬧。

未多久，謝寧跨出門來，他披著鬆垮外衣，一臉鐵青，對著江月心斥道：「姓江的，妳又在鬧什麼？」

「還你。」江月心一手一隻雞，就往謝家門檻後丟去，「難為你了，明明一點兒都不喜歡我，還要在我爹面前將我誇得天花亂墜，你就不能光明磊落些，直接退了親嗎？」

謝寧聞言，面色越發不好。

退親！江月心說得簡單，做起來哪有那麼容易？聽聞那文縷縷的新帝最厭惡的便

是薄涼之人，要是自己沒來由地退了姑娘家的親事，豈不是在討嫌？眼看著兩隻大公雞活蹦亂跳地往自己衣襖裡鑽，謝寧連忙跳開，倉促道：「妳就不能學學其他女子的做派？我不嫌棄妳，那是妳的福氣，妳竟還讓本公子退親！」謝寧說著，目光一掃，便看到江月心身後站著王延，登時愣住了。「你……你……」他上上下下打量王延，對著江月心怒道：「好哇，姓江的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妳是不是找了個相好的？這弱不禁風的窮酸小書生，就是妳相好的？妳為了一個窮書生與我鬧？」

「嘎？」江月心嗤笑一聲，「怎麼可能？這位公子只是恰好路過而已。」這種話，謝寧是決計不信的，心想，像自己這樣要什麼有什麼的夫婿，江家定然是不肯放手的，一定是江月心和這窮書生有了什麼首尾，這才鬧著要退婚。

「這臭小白臉，瞧著文文弱弱的，也不知道能挨幾拳？」謝寧陰沉沉地瞪著王延道：「識相點的，就趕緊滾出不破關城，你謝公子在京城有權有勢，不是你招惹得起的。」

這話說得傲氣十足，若是普通的平頭百姓聽了，定會被他的名頭嚇到。但王延卻不改神色，若有所思地點了頭，似是應了，又似是沒應，旋即揚唇一笑，悠然道：「正所謂至仁至雅，皆為詞章。謝公子的言行，似乎與『未及凌雲處，不敢怠慎默』有所不一。」

這話文縷縷的，江月心不太聽得懂，但謝寧的臉色立刻變得微妙起來。謝寧出京遊歷前，託人向陛下案頭遞了一封書信自表才華，信中言「未及凌雲處，不敢怠慎默」，以示謙遜好學，這封信統共未幾人知道，除了陛下，便是自己身邊人。

這小白臉窮書生又是從哪兒得知的？莫非……莫非他是陛下身旁的翰林供奉？

「敢問這位是……」謝寧精神一震，立刻改了態度，小心翼翼問道。

「敝姓王，自京城來。」王延回道。

謝寧心裡立刻七上八下起來。聽聞霍天正向陛下求了個謀士，千里迢迢請來不破關，該不會就是這個臭小子吧？要當真如此，他之前的言行豈不是白白斷了自己的前路？

下一瞬，謝寧立刻滿面堆笑道：「方才多有冒犯，還請王公子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對江姑娘一往情深，碰上自己未過門妻子的事，總是急切一些。」

「江姑娘不想要這些禮物，還請謝公子收好。」王延笑得溫柔。

江月心趁著他們對話時，同謝家下人把禮物全拿進門。

「是是是，收好收好收好。」謝寧親自提起了大公雞道：「是我沒考慮周到，江姑娘這樣磊落灑脫的人，又怎麼會白白收我的禮物？」說罷，撫弄一下大公雞的翅膀，只可惜公雞不領情，掙扎著想要啄他。

江月心心裡翻白眼，謝寧不愧是個文人，一張嘴真是能說會道，難怪把她爹哄得服服帖帖的。

謝寧與王延做了別，約了下次以文會友，這才闔了門。

門扇一關，江月心只能聽到幾聲模糊的雞叫聲。關城月色濛濛，她想到方才發生



的事情，情不自禁地鼓了幾下掌，道：「厲害。」

王延道：「不敢當。」

宵禁要到了，不知何處傳來幾聲嗚嗚鳥啼，江月心抬頭望了一眼夜中彎月，對王延道：「王公子，你還是快去霍將軍那兒，霍大將軍的脾氣，真的不好惹。」

她這是忠告，說得很是誠懇。

王延本想應話，抬眸瞥見她耳後肌膚上有什麼東西，隱隱約約，像是一枚彎月形的胎記。他思忖了下，問道：「江小郎將名喚『月心』，可是因為耳後這枚胎記？」

江月心摸了摸耳朵根子，答道：「這倒不是，只是因為我娘喜歡賞月吟風罷了。」

塵中見月心亦閒，況是清秋仙府間——這便是她名字的由來。

待江月心走後，王六對王延道：「公子，走了吧？霍將軍該等急了。」

王延笑了笑，輕聲道：「可惜了，胎記的模樣有些不對，不是我想的那個人。」

王六納悶問：「公子說的是誰呀？」

「朕說的是謝寧。」

騙鬼！

第二章 瞧上誰就去追

江月心回了家，便見宅邸中依舊一片燈火通明，飯菜還擺在桌上沒動，竟然是一家上下都在等她回來吃飯，江父坐在桌前長吁短歎。

江父為人和氣寬厚，待家中僕人如待父老鄉親，平常都是「周大哥」、「周嫂子」地喊，在江家做工的周大富一家，平常也跟著江家父女一塊吃飯。

見江月心回來了，抱著孫子的周嫂子高聲招呼道：「心心，你可回來了，江老爺已念叨妳一個晚上了，說妳大了不聽話，還說要把妳褚蓉姨姨叫回來。」

江父抹了把眼角辛酸淚，道：「可不是不聽話嗎？謝公子這麼好的人，她非要把禮物退回去，打人家巴掌，要是這門婚事沒了，上哪兒去找像謝家這樣大富大貴的人家？」

說話間，門外進來一道妖妖嬈嬈的影子，她穿著一身惹眼緋紅，耳下懸著一對燦燦的金墜子，眉目很是冷豔，與天恭國人大有不同。她走路時帶著一股韻味，遠遠見到了江月心，便朝她身上撲去，口中喊道：「我這不是回來了。」

她生得高挑，撲來的力道可不小，江月心被撞了一下，踉蹌後退一步道：「褚姨姨。」

「什麼姨姨？說了多少次了，要叫我姊姊。」褚蓉笑得花枝亂顫，拿手勾一下江月心的鼻子，繼而手指落到了江月心的耳後，描摹著那個紅色彎月，「妳這個小月亮也要褪色了，我剛尋思著挑一天給妳重新蓋一下胎記，妳爹便來尋我了，好巧。」

褚蓉一邊說一邊在心裡補道：喊什麼「姊姊」，心心，我希望妳以後喊我嫂子。褚蓉是江亭風撿來的。

江亭風是江家長子，也是不破關城裡赫赫有名的小將軍，江月心泰半的武藝兵法，都是從江亭風那兒學來的。

江亭風今年二十八，他十四之齡便開始出入敵陣，少時已立了不少軍功，這樣英武的好兒郎，在百姓的口中自然是千好萬好。然而，江亭風獨獨有一件事不好——他長了個榆木腦袋，常常轉不過彎來。

江月心七八歲的時候，江父苦口婆心地叮囑江亭風，「我不在家時，你要好好照顧心心，心心是女孩兒，你得讓她學些大家閨秀的活計。」

說罷，江父還特地留下了一塊繡花繡子與圖樣。

待江父回家時，卻見得江亭風把花手帕從繡子上拆了下來，捆在一把銀亮的槍上，一個人在院子裡把槍舞得虎虎生風，而半大的江月心在一旁鼓著掌，一邊蹦著、跳著，一邊喝道：「哥哥好手藝！」

江父險些氣死。

又過了幾日，江父對江亭風道：「心心是姑娘家，姑娘家是不能舞槍的，你聽明白了沒？」江父又留下幾條街上買的花頭繩，又上軍營去了。

待歸家時，江父卻看到江亭風握著妹妹的手，將一把寶劍比出各種招式來，江月心興奮壞了，口中還發出「嗖嗖嗖」的聲音來。

少年江亭風見父親歸家，便上前道：「兒子謹遵父親教誨，沒有教導妹妹槍法，而是改為傳授劍術。」

江父，「……」

江亭風十八歲時，在不破關外撿到了褚蓉。

那時褚蓉十九歲，不會說漢話，一身的錢都被人誑騙了去，可憐巴巴地四處乞食。江亭風給了她一個饅頭，褚蓉就賴上江亭風，不走了。

江亭風一路走，褚蓉一路跟，也不知道江亭風是哪根筋搭錯了，就將她撿回家。霍將軍得知此事，頓時警覺萬分，不破關守將竟然撿了個不知來路的異國女子，豈有此理！

於是，霍將軍把江亭風喚來，仔細詢問——

「這個叫褚蓉的異族女子，雖不是大燕國人，卻也有些危險，你與她什麼關係？」

江亭風道：「我倆並無關係。」

「當真沒關係？」

江亭風回道：「沒關係，我不認識她。」

「行，那我將她驅出不破關。」

江亭風耿直道：「霍將軍，她不是大燕國人，也不會說漢話，不是探子，和那些來做小生意的販夫走卒無異。」

霍將軍疑惑道：「你不是說，你與她沒關係？」

江亭風：「是沒關係。」

「那你還為她開脫？」

江亭風又道：「我與褚蓉並不相熟，毫無關係。」

「那我趕她走？」

江亭風只道：「請將軍三思。」

霍將軍一番試探，算是明白了，江亭風這是少年情動了。

霍將軍不是個沒血沒淚的人，調查了一番褚蓉的身世，確定她清白無疑、與那些來做生意的異族人沒啥兩樣，便讓她留下來。

天恭國與大燕國確實交惡，但與其他的小國卻是關係不錯的。

褚蓉留在江亭風的身邊，不能白吃白住，她見江月心身邊只有周嫂子，便主動承擔起照料江月心的責任，教她怎麼梳頭髮、怎麼挑首飾、怎麼辨花草。

周嫂子是個保守人，見不得一個沒嫁人的姑娘寄住在男子家裡，可這褚蓉又是少爺的心上人，不能趕走，有好一段時間，周嫂子深感左右為難。

周嫂子怕褚蓉之事會帶壞江月心，便私下對江月心道：「這個褚姑娘呢，是因為將來要嫁給妳哥哥才住在這兒，但是在外人面前，就說是娘家的親戚，是『姨姨』。」於是，褚姨姨就橫空出世了。

褚蓉在江家待了這麼多年，一路照料著江月心長大，她出身異族，習慣與漢人有些不同，自然把江月心也拉扯得和自己一般模樣。譬如褚蓉從小就對江月心說：「女子不輸男子。」又譬如，在褚蓉的影響下，江月心也有了喝酒的癖好。

這一回褚蓉回來，還帶了一罈好酒。

江父見褚蓉來了，便招呼她上桌，他心底已把褚蓉當半個兒媳看待，言語間自然親近。

從前江家窮，只雇得起周氏夫婦，褚蓉吃得少、不花錢，又會幫忙幹活，末了還留下來做媳婦，把江父感動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須知這不破關城裡，士兵紮堆，男多女少，娶妻還得靠陛下恩澤。

江亭風不費吹灰之力便找到一個漂亮媳婦，簡直是奇蹟。

飯桌上，江父絮絮叨叨地講了謝寧的事，要褚蓉與江月心好好談談，分析分析謝寧好在哪裡。

褚蓉說了聲好，飯後就要去收桌子。

周嫂子趕緊上來制止她道：「還是心心的事要緊。她是小姐，小姐的婚事自然是頂天的重要。」

江父待人親和，家裡做工的周大富夫婦都被他視作親人。周嫂子很少喊江月心「小姐」，都是「心心」長「心心」短，要是真的喊上「小姐」，那就說明這事很重要。褚蓉提了酒罈，招呼江月心到院子裡坐。

她揮揮灰塵，就在臺階上坐下，順手拍開了酒罈子的封泥。

「姨姨，這真沒什麼好談的。」江月心給褚蓉遞酒碗，「那謝寧我見過了，除了長得好、家裡有錢之外，一無是處，還被個小書生嚇得屁滾尿流，不如我有氣魄。」褚蓉倒滿了酒，遞給江月心道：「來，喝。」

江月心一口咕嚕飲下，哈了口氣，說：「我是絕對不會嫁給謝寧的。」

褚蓉瞥她一眼，似笑非笑道：「怎麼，還惦念著小時候的青梅竹馬？」略頓，給自己倒了酒，悠悠道：「也對，少時的山盟海誓總是最難忘的。」

江月心捧著酒碗的手晃了一下，盞中有月色，泛著清冽的色澤，她的手一抖，那盞月亮便破裂開來，粼粼生光。

「怎麼會？」江月心故作無所謂道，「那人都死了那麼多年了，我何必再惦念著？」

我不嫁謝寧，是因為我看上別人了，與我小時候的事無關。」

「哦？」褚蓉立刻有了興致，「是誰？哪家男兒能讓妳心動？既然瞧上了，就去追！」

「也算不上是歡喜。」江月心盯著碗中月色道，「就是覺得他生得好看，想要多瞧兩眼。」

「是顧鏡呐。」褚蓉一副「我就知道」的模樣，無趣道：「他確實是生得好看，知道了知道了……」

「不是阿鏡。」江月心回道，「是京城來的一個小軍師，他是京城人，肯定不會在不破關久留，興許明天就走了，又興許，他已在京城有妻室了也說不定。」

褚蓉頓時來了精神，笑道：「那他若沒有妻室呢？」

「那就……」江月心有些支支吾吾。

「妳管他在不在不破關城久留，先搶過來再說。」褚蓉很是豪爽地笑道。

江月心喝了一口酒，有了一分底氣，酒壯人膽，她拍拍膝蓋道：「說得對，先得試試看。」

屋裡頭的周嫂子收拾完桌子，一出門看到兩人又在喝酒，頓時惱得跺腳。但她一貫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念叨幾句「喝不窮妳們」便去廚房煮醒酒湯了。

褚蓉笑笑，用手指戳了戳江月心耳後的彎月，道：「跟我到屋裡去，我將妳的胎記重新蓋一蓋，那算命的說妳命裡有一劫，不這樣遮著胎記就躲不過，也不知道這劫數過去了沒？」

待褚蓉走了，江父把江月心喚來，語重心長道：「心心啊，妳姨姨有沒有和妳說，那謝寧是怎樣的良人？」

江月心點頭如搗蒜，「說了說了，這謝公子真是太好了，天上地下難覓第二，我覺得我一介邊城村女，配不上謝公子，自慚形穢，決定還謝公子自由，讓他與相配的京城貴女比翼雙飛。」

江父，「……」

次日，雞鳴喚醒了沉睡的不破關。

江月心將自己收拾乾淨，牽了馬就往霍將軍府裡去。

她位居郎將，平日負責操練兵士、巡察關城，若有外敵進犯，也要去退敵衛城。早些年她跟隨著父兄，在戰場上立下過無數功勞，也因為這些功勞成為不破關唯一的女將。

如今天下漸漸太平，被霍將軍踏平的大燕國也趨於一片死寂，她便不怎麼碰那些殺人流血的事了。

雖不需要上陣殺敵，但她的熱血還是在的，不破關城的守將皆是如此，被邊關磨礪出了剛毅的骨氣。

江月心站在霍府的庭院中，等著將軍喚她。將軍的書房門外站著兩個小丫頭，似乎是霍夫人派來送早點的，正嘰嘰喳喳地說著話。

「那王公子長得可真是好看，俊俏極了，不愧是京城來的人。」

「再好看，也輪不到妳瞧他。」

聽到「王公子」三個字，江月心的耳朵便稍微豎直了些。

跟著她一道來的顧鏡斜眼瞥來，道：「怎麼？妳對那王延有些意思？我都替妳打聽過了，他二十有三，父母雙亡，京中無妻，除了窮了點，什麼都好。」

江月心微微吃驚，「阿鏡，你為什麼把人家調查得如此清楚？」

「妳說是為了誰？」顧鏡喊了一聲，拿眼角餘光瞄她，像是在等著看她的反應。

「你……他……」江月心結結巴巴，大驚失色，「你瞧上王延了？」

顧鏡，「……」

霍將軍的府邸，是不破關城裡數一數二的氣派，綠柱紅瓦，飛簷垂拱，處處皆透著細緻。

據說這棟宅邸，乃是先帝特地派工匠來修築的，以表彰霍天正踏破大燕國的功勞——

十二年前，霍天正帶兵一路北征，幾要逼入大燕王宮，大燕國主領著妃嬪子女焚宮而亡後，霍天正接了聖意，扶了個舊國主的侄子做新國君。

這位大燕國的新君膽小怕事、為人怯懦，幾乎是天恭國說什麼他就做什麼，天恭國得了無數進貢，奉銀數到手軟，至今已得意逍遙了十二年。

因為國主不爭氣，大燕國的百姓常鬧騰生事——今天是北方湧出一群鄉野村夫鬧謀反，明天是南方蹦出幾個無名教眾要攻下不破關，如此熱熱鬧鬧十二年，以至於霍天正都不能還朝，只能駐守不破關。

這棟宅邸，便是先帝特地為霍天正在邊關修的。

離江月心不遠處的屋簷下，懸著一個小巧的金鳥籠，裡頭鎖了隻金背翠頭的大鸚鵡，這鸚鵡正有一搭沒一搭地跳著，學著霍將軍書房門前那兩個小丫頭說的話。

小丫頭說：「王公子哪願意在這地方久留？趕明兒定然走了。」

鸚鵡學道：「王公子！王公子！」

小丫頭說：「妳要是現在將夫人做的早點送進去，興許還能見到王公子呢。」

鸚鵡又學道：「王公子！王公子！」

顧鏡聽了，露出懊惱的神色，他面龐秀氣，透著一分陰柔的美感，可眉心一蹙，便顯得有些陰鷲，他眸光如刀鋒似的冷冷掃向那兩個小丫頭。

「見過兩位將軍。」她們行了禮，再也不敢提王延，老老實實的退到一旁。

顧鏡湊近江月心，對她低聲道：「小郎將，聽屬下一句話——勿要對那王延動心思。」

「你瞎說什麼？」江月心嘟囔著，「什麼……什麼心思的，我不知道。」

顧鏡垂了眼，語氣裡帶了份認真，「我這話和往常不一樣，不是為了存心氣妳才這樣說，我見到王延的第一眼，便覺得他面熟。我覺得面熟的人，只有三種——不破關的守將，大燕國人，還有死人。妳覺得他是哪一種人？」

江月心的心底一凜，暗道：哪有這麼玄妙？阿鏡想的未免也太劍走偏鋒了。

「知道了知道了。」江月心話鋒一轉，「原來你從前和我鬥嘴，都是存心為了氣

我？氣我好玩兒嗎？」

「好玩。」顧鏡嗤笑一聲，「有時候，我說句嫌棄妳的話，妳還當是誇妳呢，在一旁自顧自高興，真是有趣。」

江月心聽了，沾沾自喜道：「欸，我也覺得我是個有趣人，阿鏡真是懂我。」

顧鏡，「……」

說話間，霍將軍傳兩人進去。

江月心入了書房，發現王延果然也在。他坐在側座，安安靜靜，渾身卻透著清貴氣質，叫人不敢多瞧他。

霍天正坐在書案後，有道刀疤的臉上掛著一副肅然的神情。

「小郎將，顧鏡，這位是王延王先生。」見江月心來了，霍天正便虛指了指王延道：「這段時日大燕國異動頻頻，又恰逢從前的吳先生告老還鄉，我怕坐不住陣，便將王先生從京城請來出謀劃策。我與幾位將軍都交代過了，如今也要與你們說一說——遇上什麼事，皆要先請教王先生。」

顧鏡與江月心抱拳，應了聲「是」。

霍天正說罷，又給王延介紹他們兩人，「之前我與先生說，不破關有三位江姓的將軍，年紀最長的那位，如今已是半解了甲；餘下的兩位，便是這大、小二江了。大的那個，是昨兒見過的江亭風，小的那個，就是這位郎將，她雖是名女子，卻也會騎馬打仗。」

王延笑了笑，道：「這幾日走馬燈似的看了七八位將軍，倒還真記不住姓名容貌，獨獨這位江小郎將，我卻是來不破關前就知道了。」

「也是。」霍天正哈哈大笑起來，「天恭國誰不知道這丫頭？當年她與她父兄一道，憑著三十個人就趕跑了大燕國一支三百精銳的奇襲隊，這事直到現在還傳為美談。」

霍天正誇完了江月心，又道：「王先生方來沒幾日，還不曾關城裡好好逛過，顧鏡，你帶……」

「我去！」江月心立刻自告奮勇，「帶王先生逛逛關城是吧？我最擅長這個。」

霍天正眯眼，不言不語，好一會兒後，他意味深長地望了江月心一眼，繼續道：

「顧鏡，你帶王先生好好轉轉，講講咱們不破關的事。小郎將，妳留下來，教淑君練劍。」

江月心，「……」

顧鏡挑眉，笑嘻嘻望了一眼江月心，瀟瀟灑灑地領著王延出去了。

江月心眼睜睜看著他們兩人走遠，耳旁響起那隻鸚鵡「王公子」、「王公子」的叫喚聲，心底好不失落。

霍天正口中的「淑君」是他的獨女，今年十八歲。

邊關的女子大多爽利率真，霍淑君也不例外，再兼之霍天正與霍夫人就只得她一個孩子，她自幼受盡寵愛——爹娘寵、堂兄寵、表兄寵、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

母……大家一起寵，因此霍小姐的性子，實在是驕蠻得有些令人頭疼。  
霍淑君和江月心不一樣，不愛武，只愛美，可霍家家規——子孫後輩，不論男女皆要習武，因此霍將軍常借職務之便，要將軍們輪番抓著霍淑君傳授武藝。霍家的丫鬟將江月心領到內院，便退下。

十八歲的霍淑君正坐在秋千上，慢悠悠地晃著。她穿了身水紅的花籠裙，髻上插了一把梳齒細細的銀櫛子，一道寸來長的流蘇在耳前晃悠。

「哎呀，今天是妳呀。」見著江月心來了，霍淑君眼珠子一轉，興致勃勃地問：「顧鏡呢？他不是妳的副將？怎麼又不跟妳一起來？」

江月心無語可說，她就知道，每回她一來教霍大小姐習武，霍小姐張口鏡哥哥、閉口顧將軍，恨不得她直接人間蒸發，只留下顧鏡和霍大小姐單獨相處，可顧鏡也忙，不能回回都來。

霍淑君已是好久沒見到她的鏡哥哥了。

「阿鏡今天有事，帶那王延王先生四處去轉轉。」江月心回答。

「誰准妳喊他阿鏡了？」霍淑君瞪她一眼，惱道：「顧鏡跟著妳，不代表他就是妳的人，不准喊他阿鏡，聽見沒有！」

「顧副將今日不能前來。」江月心無力地改口道，「卑職奉霍將軍之命前來教您劍術。」

霍淑君從秋千上起來，手裡捲著一縷烏油油的頭髮絲，一副不高興的模樣，「顧鏡不在，本小姐不高興學，妳回去吧，改日再來。」

江月心也想掉頭就走，可霍將軍的命令，誰敢違背？

好在江月心早見慣了這種場面，自有一套對付方法。她就權當自己在給風兒授課，拔出劍，也不管霍大小姐肯不肯聽，自言自語地說起劍招來。

但凡有霍家的丫鬟路過，便會感歎一句，「江小郎將可真是盡責呀！」

### 第三章 口音誤事

小半個時辰後，就聽得外頭的鸚鵡忽然「王公子」、「王公子」地喊了起來，江月心瞄了一眼在秋千上昏昏欲睡的霍淑君，探出頭去張望一眼，見到顧鏡冷著張臉大步踏入霍府，身旁並沒有王延。

「霍將軍可在？」顧鏡冷聲問僕從，「王先生惹了麻煩，被誑騙進了城東邊的賭坊。」

江月心聞言，立刻放下劍，這確實是個大麻煩。

不破關附近，有些威風了百來年的地方豪族，皆是家大業大、朱門富貴，大燕國與天恭國打了幾十年的仗，不但沒能令這些家族消弭，反而令他們摸著了軍戈兵馬的營生之道，藉著戰事發了橫財。

這群人有錢不說，還狡詐油滑，縱使霍天正有鐵血手腕、數十萬大軍，也難以將其拔除乾淨。折騰了十來年後，霍天正都沒能將這些地方豪紳給掃清，他便懶得再動手，乾脆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。

地方豪紳給霍天正方便，霍天正便退讓一步，准許他們開賭坊妓院，在不破關混得風生水起。本地人知道這些賭坊是如何吃人不吐骨頭，不會踏足一步；唯有那

些行商走販、異族流客，不懂關城裡的事，才會被誑騙進去。  
王延操著京城口音，看起來羸弱文秀，便是賭坊最愛誑的人。  
這些賭坊，滿院子皆是潑皮無賴，霍天正最不爱沾這些事，因此霍將軍的話在賭坊裡也不管用。王延進了那賭坊，宛如大肥羊進了狼圈，誰也救不了。  
江月心見顧鏡行色匆匆，立刻歸劍入鞘，朝外步去，「你說王先生去賭坊了？我去救他！」  
顧鏡愣了下，道：「傻子，妳可別亂來！」剛想攔江月心，他聽得身後一句脆生生的「鏡哥哥」，身子便僵住了，接著霍淑君扯住了他的衣袖，死活不讓他走。  
「鏡哥哥，你教我習武呀！」  
轉眼間，江月心已踏出了霍府。

江月心牽了馬，一路緊趕慢趕的到了城東的春來賭坊。  
日頭高懸，賭坊裡一片熱鬧，幾個穿著粗布短衣的大漢立在門口，凶神惡煞地瞧著往來路人，門後邊是一陣沸反盈天，猶如熱水開了鍋。  
「開大！大！」  
「這公子又贏了！這已是第四局！」  
「我還從未見過做莊的氣成這副模樣……」  
江月心下了馬，門口那大漢便迎上來，諂笑道：「小郎將，女人可不能來我們這兒，咱們東家與霍將軍井水不犯河水，您也不要壞了咱們的規矩。」  
江月心冷笑一聲，提起佩劍，將劍柄抵在了大漢的下巴處道：「我的人被你們誑騙了去，怎麼說？」  
這劍柄冷冰冰的，令大漢的額頭淌起了汗。  
誰不知道這江小郎將雖是女兒身，手中一把劍卻快似閃電，切起那些進犯的外族人來，猶如削泥巴似的。  
大漢與身旁人交換了個神色，便退了開來，道：「小郎將，妳小聲些，不要叫我們東家知道了。」說罷，便讓出了條路。  
江月心收了劍，筆直地朝門後去了。一進門，就見打頭一張長桌邊，裡三層外三層地圍了好幾圈男人，汗臭味熏得人難受。  
長桌的一頭坐的是春來賭坊的東家，段千刀，另一頭坐著的，卻是個清雋貴氣的書生。  
這東家大少段千刀，乃是不破關出了名的地頭蛇，連霍天正都要賣他一分薄面，此人坐擁萬千家財，自詡風流得意，說話做事向來只憑自己高興。老百姓常說，天上地下無論鬼神，見了段千刀都得哭出聲，也唯有霍將軍還能鎮住他。  
此時此刻，段千刀一張玉郎君似的臉卻被氣得通紅，咬牙切齒，一點兒不見平日肆意自在的模樣。  
他對面的書生卻很是沉得住氣，沒有丁點得意之態，也不曾惱恨，眉眼間自有一段雅致風流，如此的他落在周遭人群裡，猶如仙人座下的白鶴，比旁人要醒目一



大截，令江月心吃驚的是，那人竟然是被誑騙進賭坊的王延！

段千刀咬著牙，惡狠狠盯著王延道：「再賭一局，輪到我搖骰，我就不信，這回你還能贏！」

王延不忙不亂道：「只賭銀錢，未免無趣，不如換些賭注？」

段千刀嗤笑一聲，道：「好，若我贏了，我就要你給我做牛做馬，當隨從。」

「好。」王延點頭應了，他方想說出自己要什麼，扭頭卻看到江月心站在人群外，滿面憂色，似乎很想衝過來拔劍砍了這段千刀。

她見王延看著自己，便悄然做出一陣口型來——我、來、殺、出、去。

王延失笑，他用修長手指按住嵌銅絲的木盅子，側眼望去，慢聲問道：「江小郎將，妳想要些什麼？」

這一聲，成功將眾人的視線轉到江月心身上。

段千刀見狀，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哟，小郎將竟然也上賭場來了？真是稀客，莫非這個小白臉兒是小郎將的相好不成？」

段千刀說話太直白，江月心眼皮跳了下，對王延道：「我什麼都不要，若你贏了，讓段大少爺將你全鬚全尾地放出去，那就行了。」

王延眼眸半斂，道：「妳真的不要其他的？」

「不、不要了吧，」江月心忐忑的說，「活著比較妥當。」

「那好。」王延點頭應了。

段千刀狠狠瞥了一眼王延，自他手中奪過木盅來，搖了一搖，黑木的骰子在盅裡搖搖晃晃，王延押小，段千刀押大，一開盅，周圍便是一片譁然——

「這小書生又贏了！」

「莫非是能聽聲識大小的行家？」

「沒個五六年功夫，哪能練得出來。」

段千刀面色又青又紅，他陡然猛拍一下桌面，喝道：「不行！爺今兒個就要這小書生留下來做牛做馬當奴僕！這賭場是老子開的，規矩也是老子定的，我說誰贏了就是誰贏！」

他鐵了心要找回面子，已把答應的話拋到九霄雲外。

段千刀一貫無賴，江月心早已料到了這狀況，她擠開人群，對段千刀笑道：「段東家，這王公子可是咱們霍將軍的客人，你要是真對他不客氣，那我也只能對您不客氣了。」說罷，將手中的劍俐落地滑出一截，露出亮閃閃的劍鋒。

段千刀見了那劍鋒，不畏懼，反倒嬉皮笑臉道：「既是霍將軍的客人，那就讓霍將軍親自來提人。」

江月心和段千刀打了兩三回交道，知道什麼招數最管用，她借巧勁，用劍鞘狠擊了一下段千刀面前的長桌，只見下一瞬，偌大一張桌，竟喀擦裂開了道彎彎縫隙。房梁上的灰被震了下，簌簌落下來，灑了段千刀一臉。

「段大少，霍將軍這麼忙，哪能次次都來？」江月心挑眉冷笑，「你今日不放人，我就要在這賭坊裡鬧事，將你的腦袋削得光光，橫豎我只是個女子，不怕丟官，如果做不了將軍，那我就嫁人去。」

段千刀喉中噎了話，面色很是不好看。

正所謂光腳不怕穿鞋的，江月心一點兒都不怕被霍天正懲處，丟了官還能高高興興的嫁人；若要論武藝，江月心又是個以一敵百、橫掃千軍的武將，賭坊裡百來個漢子都不是她的對手……還真讓段千刀發愁。

恰逢此時，外頭又進來一個武官打扮的人，正是江月心的同僚，霍天正麾下另一副將，名喚趙祥。

「哎呀，段大掃！」此將軍的口音甚是濃重，話一出口，就令段千刀皺了眉。「我奉將軍之命，來請段大掃留個情面！」

趙祥頂著張笑臉，擠到王延身旁道：「則位王軍師，乃是咱們將軍的貴客，要是段大掃願意放人，咱們將軍會厚禮以謝！」趙祥說完，又擠到了段千刀面前。段千刀被一個大男人摟著蹭來蹭去，心裡怪不痛快的。原本他就被江月心鬧得煩，這趙祥遞了個臺階來，他立刻順勢下了階，嫌惡的擺手道：「那就賣霍將軍一個面子，讓這窮書生走吧。」

江月心有些掃興，她還以為這次能給這段千刀一個教訓，讓他以後少仗勢欺人呢。趙祥領了兩人出賭坊門，站在大太陽底下，苦口婆心地教育道：「小郎將啊，這段大掃，妳可惹不得！要不是霍將軍特地差我來，只怕那段大掃又要鬧騰起來。」

江月心疑道：「怎麼是趙將軍來，不是阿鏡來？」

趙祥訕訕笑了下，道：「顧鏡在教大小姐習武呢。」

江月心，「……」

顧鏡真是去不得霍府，一去，就要被霍淑君留下。

趙祥教訓完了江月心，又轉頭教訓王延，「王軍師啊，這春來賭坊，你不能來。以後得多顆心眼，莫要給人誑騙進去了。」

王延倒是不忙不亂回道：「我聽聞段家在北關橫行霸道，便想來看看這段家到底有多厲害。」

「你一看，這不就被人扣住了？」趙祥道，「以後別來這。」

「若是真出了事，我自無法子。」王延道。

「什麼法子？」江月心微驚，「莫非你與那段千刀有些淵源，能讓他對你手下留情？」

「一個字，跑。」王延笑得自如，「我別的事都不精，唯精逃跑之道。」

江月無語，當她沒問。

三人一道朝霍將軍的宅邸走去。

臨近霍府，王延忽然喊住江月心，遞了一方帕子過去道：「小郎將，見將軍前，不妨先擦擦汗。」

江月心愣了一下，朝腳邊的水塘裡一照，方才驚覺額上沾了些灰，這必然是之前在賭坊打鬧時沾上的。她不想辜負王延的好意，便去接那帕子，一不小心，便碰到了王延的手心。

滑滑涼涼的，像是碰著了一塊玉。

江月心覺得手心被燙了下，耳根子莫名泛紅起來。她蹲在池塘邊，照著水擦額心，

一面偷眼瞧王延的倒影——瘦長高挑，渾似修竹，池塘裡的魚搖曳起魚尾，晃亂了他的面容。

好看，真好看！江月心在心底感慨，一邊感慨，一邊不忘照一下自己耳後的那個小紅彎月。

從前這彎月不是彎月，只是四顆細細的紅痣，排成彎彎一勾的模樣，因為恰好是四顆，她幼時還有個外號，叫「四四」，後來不破關來了個算命的，說她命中有劫，須得把這四顆紅痣遮上才能避劫。褚蓉便就著紅痣的走向，勾出了一個小彎月。

這月亮畫得極是漂亮，江父第一次帶江月心去軍營時，霍天正就誇讚了一通。江月心擦淨了灰，見帕子上髒汗一團，覺得不好意思，便轉頭對王延道：「我洗乾淨了這手帕再還你。」

王延點頭。

三人入了霍將軍府，霍天正見王延毫髮無傷地回來了，便鬆了口氣道：「王先生，雖你與段家有些交情，可那段千刀不曾見過你，一時半會兒也認不出來。」

江月心聽了一頭霧水，莫非王延真與段家有些淵源不成？

正想多聽一會兒，霍天正便將江月心與趙祥請了出去，說是讓兩人去耳房坐著喝杯茶，書房的門一關，便只留下了霍天正與王延。

獸首金爐煙氣裊裊，霍將軍提筆沾了一點墨，歎道：「陛下，這段家的事急不來。」北關豪族飛揚跋扈，早已成了頑疾，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解決的。

「朕知道。」化名王延的皇帝李延棠坐了，淡淡的道，「不過是去打個照面罷了，我應了段老先生，不會讓那段千刀難堪。」略頓，他忽然道：「霍將軍，朕想要找一個人。」

「陛下但說無妨。」

李延棠想到江月心在賭坊裡那股狠勁，唇角的笑意又柔和起來，「朕想找的是個姑娘，她若還活著，今年應當與江小郎將一般年歲，性子也應當是差不多。」

霍天正有些困擾，「這不破關裡二十幾許的潑辣姑娘，實在是太多了……」

「若朕沒記錯，她名喚『思思』，耳後有四顆相思豆子那般的胎記。」他又道。

「可是陛下的故舊？」霍天正小心問道，「末將這就差人去尋。」

「這……」李延棠思忖了一會兒，失了笑，玉也似的面容黯淡下來，「倒也不算是什麼故交，不破關動亂多年，她興許已經不在了，又或者是嫁為人婦，朕不過是偶爾想起，問問罷了，不必驚擾她。」

霍天正應了聲是。

待李延棠離去後，霍天正便喚來了江月心，見江月心恭恭敬敬地立在下首，霍天正思忖道：同樣是二十幾許的姑娘，江月心找起人來應該更為方便些。

於是，霍天正開口道：「小郎將啊，本將軍給妳個差事，要妳去找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便聽得門外的顧鏡聲嘶力竭道：「霍將軍，江小郎將可在？大小姐鬧著要和江小郎將習武呢！」

院子裡間或還傳來霍淑君的撒嬌聲，「鏡哥哥，你也留下來教我習武呀！」

江月心，「……」

顧鏡一定是不想一個人被折磨，所以要拖了她一起被霍淑君折磨。

霍天正這才想起來，江月心今日還要教女兒習武。「哦，沒事了。」他大手一揮，對江月心道：「小郎將，妳先去吧，淑君頑劣，還請多多見諒。」

江月心誠惶誠恐道：「哪裡哪裡，大小姐勤奮肯學，比我厲害多了。」

沒一會兒，顧鏡一手拎著霍淑君，一手揪著江月心，就往院子裡頭去了。

待書房裡安靜下來，霍天正想起趙祥還在耳房喝茶，便命人把趙祥喊了過來，道：「趙祥啊，本將軍給你個差事，要你去找個女子。」

趙祥點頭哈腰，「是，一個女子。」

霍天正又道：「二十左右，叫做思思，耳後有痣。」

趙祥繼續哈腰，「二十左右，叫做施施，耳後有字。」

霍天正聽習慣了趙祥的口音，沒覺得有哪兒不對勁，繼續道：「可能活著，也可能不在了，更可能嫁人生子了，若是已嫁做人婦，萬萬不要打攪了。」

趙祥又哈一下腰，道：「明白。」

趙祥從霍天正這兒領了命，立即回去對自己的部下道：「本將軍要你們去找個女的，二十歲，叫施施，耳後有字兒的！」

不消一個晚上，李延棠便得到了霍天正的回覆。

他慢悠悠到了霍天正的書房，卻見得霍天正滿面惋惜之色。

「如何？」李延棠語氣淡然地問。

「城南那頭，從前確實住了個叫思思的女子，耳後也有紅痣，她家境貧困，無父無母。前兩年她染了病，身子熬不住，就去了。」霍天正的語氣透著憐惜，「據說是個很有膽識的女子，因不肯做妾，得罪了人，親事也耽擱了，一直靠著賣線為生。」

李延棠聞言，沉默不語，許久後，他才慢慢的道：「朕知道了。」

語畢後，有一瞬的失神。

他的視線落於窗外，可一顆心卻看不進那些景物，眼前看到的，似乎都是十四年前不破關的鐵馬冰河、山川浩蕩，紛紛擾擾的舊事撲面而來，如抖落了滿地的塵埃。

那時他九歲，雖是天恭國的皇子，卻受盡顛沛流離之苦，流落到不破關時，他遇到了還未出人頭地的霍天正。

之後，李延棠在不破關，過了人生中最落寞也是最快活的三年……

江月心一連教霍淑君習了三天的武，霍天正才放過她。

這三天裡，霍淑君倒是沒有擺臉色，大抵是因為顧鏡也在，只要顧鏡冷著臉朝院子裡一站，霍淑君縱有萬千不滿，也都化為一張燦爛笑顏，滿口「鏡哥哥」、「鏡

哥哥」，喊得極歡。

為了給顧鏡留下一個好印象，霍淑君習武極認真，臨到最後一天，她還不忘對江月心狠狠示威，「本小姐警告妳啊，不要肖想鏡哥哥！他是我的！」

江月心納悶，沒人肖想顧鏡啊，這說的是誰呢？

江月心不給反應，霍淑君有些不高興，她希望看到江月心老老實實地承認顧鏡是她霍大小姐的，最好說一句「是是是，您倆金童玉女天生一對」，只可惜江月心沒理她，反而專心致志地聽著一旁的兩個小丫鬟說話。

這兩個路過的小丫鬟是霍夫人遣去送東西的，一路七嘴八舌地說著「王先生」。

「王先生今日要去明山亭。」

「來了不破關，就要去明山亭，這有什麼好奇怪的？」

江月心豎著耳朵聽，霍淑君冷不防湊到她耳旁，大聲嚷了句「妳聽見了沒有」，驚得江月心連連揉耳朵，道：「屬下明白，屬下明白。」

不破關的夏日要來了，江月心與顧鏡一道從霍府出來，便看得街旁矮牆上攀了一溜的翠嫩綠蘿，一副朝氣蓬勃的樣子，天氣微熱，衣衫也能換得薄一些了。

顧鏡走得慢吞吞，一面走，一面欲言又止，「小郎將……妳別想太多。」

江月心問：「想什麼？」

「我只當霍大小姐是妹妹，妳別想太多，她的脾氣，我不太消受得起。」

江月心一頭霧水，「這有什麼，我也當她是妹子。」

顧鏡憋了一口氣，狠瞪她一眼，冷著臉道：「妳當我沒說。」

江月心越發覺得莫名其妙，怎麼阿鏡好像挺生氣的樣子？

整個不破關城裡，誰不是把霍淑君捧在手心上？

據說新帝踐祚未久，便南下巡遊去了，如今代替今上在朝中理政的，正是霍大將軍的弟弟，再兼之霍大將軍軍功赫赫、威震朝野，要是有一位敢不疼霍大小姐，那就是活膩了。

兩人到了街邊就分道揚鑣，江月心直朝家走去。待進了家門，便看到江父一副歡天喜地的模樣，周嫂子、周大富站在一旁，也是一副喜上眉梢的樣子。

「這又是怎麼了？」江月心納悶，「哥哥升官了？」

「是妳的好事。」周嫂子放下懷裡的孫子，喜孜孜道：「謝夫人與謝公子這幾日就要回京城去了，剛剛謝夫人特地差人來遞了口信，說是要帶妳一道回京城，在京城備婚。」

江父搓手樂呵呵道：「那可是京城啊！妳爹我一輩子去過京城的次數屈指可數，也就是剛娶了妳娘的那陣子，在京城住了段時日。」

江月心懵了一下，差點忘了這事！

那謝寧雖然整日嫌棄她，可依舊沒來退婚。如今看爹爹的意思，是要她跟著謝寧一道去京城？

「這麼重要的事，可不能錯過了。」江父拍拍江月心的手臂，喜笑顏開，「謝家高門大戶，妳要是住到謝家去，定能長進不少，將來做了少夫人，也不會慌張。為父這就去見霍大將軍，給妳請辭……」

「等等。」江月心拽住江父的手，直白道：「我不想嫁。」

「糊塗孩子！」江父訓斥，「妳不嫁人，難道還要當一輩子的將軍？以後誰來照顧妳？」

「至少，我不想嫁給謝寧。」江月心呼出一口氣，蹙眉道：「謝寧母子倆並不喜歡我，我嫁過去，只有苦頭吃，難道爹想看我受苦嗎？」

「妳妳妳……」江父一副不信的樣子，轉身指著院裡的一堆箱籠道：「妳是不知道那謝夫人與公子對妳有多上心，禮物一趟趟地送，一點兒都不心疼錢，這上好的衣服料子，咱們家平日哪買得起？怕妳不適應京城，還特地提前帶妳回去……別家的夫婿有這麼體貼，早該笑開花了，只有妳這麼任性！」

江父很是痛心疾首，那謝寧來拜訪了他兩三次，回回都是謙遜仁厚的模樣，言語間只說要女兒「日後文靜謙遜一點」，還要女兒「做個賢內助，助他仕途高升」，其餘並無要求，這還不好嗎？

江月心也知道，爹爹是為了她好，而謝寧被王延提點過，必然不敢得罪自己，因此在爹爹面前也演得賣力。可謝寧越是這樣兩面三刀，她就越是不想嫁。

江月心性子直，不會說漂亮話，她悶了一會兒，直截了當道：「話就擺在這裡，我不會嫁謝寧！」

#### 第四章 喝醉要他做跟班

在江父「任性」、「不像話」的吵吵嚷嚷聲裡，江月心轉身就出了家門，趁著還未入夜，她去酒鋪子打了兩罈酒，提著小酒罈在街上晃晃悠悠地走。

邊城也沒什麼醇香好酒，只勝在一個烈字，她一口喝下，如從喉燒到肺腑，滾燙了整個身子，令人無暇去思慮其他煩心事。

暮色漸濃，西月慢升，街上的店家相繼閉門，宵禁的梆子聲已遠遠地響了起來。待回過神來，江月心眼前的街道已是空空蕩蕩、一片落寞，唯有她孤零零地徘徊著。

她拎著酒罈，朝口中仰倒，可酒罈中卻無一滴酒。

「喝完了……」她晃了一下身子，一副掃興的樣子，「謝寧煩人，這酒也煩人。」她是不想嫁謝寧的，可她又說服不了爹爹，都怪謝寧狡詐，人前人後兩副面孔。她擲了酒罈，發現袖中有什麼東西飄落下來，原來是一方手帕。江月心支著頭，隱約想起這方手帕是王延的。

她有些醉了，腳步飄忽，周遭的景象時而清晰、時而模糊，但她卻能清晰地回憶起王延手心的溫度，與她接過手帕時的心跳如狂。

她要把這手帕……把這手帕……還給王延。

這樣想著，她便轉道回家，悄悄牽了馬，朝城外的明山亭策馬而去，也不先問問王延是否已回了家，只是自顧自莽撞地去了。

這明山亭乃是舊朝所造，不少文人騷客皆在此處留下過詩詞名篇，凡有文人到不破關，皆要去明山亭一遊。江月心也常去，能清楚地記得哪塊磚上銘了哪個人的大名。

但她也僅限於記住那些名字，要她記住那些詩詞歌賦，是絕無可能的，什麼「狼

煙漫漫不破關，黑雲欲穿明山亭」，江父時常掛在嘴邊，可她就是記不住。從關城到城外的明山亭，打馬不過一炷香的功夫，她到明山山腰時，天色已完全漆黑一片，天地裡只餘兩處光，一處是天上明月，將滿又缺，又一處是山頂亭中，一點明滅燈籠火，如紛紛擾的三千乾坤所凝。

「王延……你在不在？」她下了馬，牽著馬沿著蜿蜒山道向著山頂行去。亭中有一道人影，聞言似愣了一下。江月心見了，很是歡喜，幾步朝著亭中跑去。「小郎將？」李延棠正坐在亭中，藉著燈籠光獨自對棋，「何事如此匆忙？」待江月心近了，李延棠才察覺到她有些不對勁，她腳步不穩，面泛酒後微醺的薄紅，笑得颯爽英氣。她生得明艷大氣，平日裡總刻意露出一副武將的俐落樣子，少有這樣不設防的時候。

江月心倚著亭柱，納悶問道：「王延，你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「對棋罷了。」李延棠答道。

「這棋……」江月心瞅了一眼，如墜雲霧，「你研究了一整日？」

「倒沒有那麼誇張，至多半日。」

江月心醉了酒，往前一探身子，險些摔了過去，李延棠伸手扶她時，袖子掃過棋上黑白子，竟將滿盤棋局盡數掃亂。

江月心見了，很是可惜，道：「你研究了一下午的棋局，就這樣給打亂了？」

「無妨，只不過是以子為人，借棋慮事罷了，亂了就亂了。」他扶了江月心，又提起燈籠，低聲道：「小郎將，我送妳回家。」

「等——等等。」江月心的酒勁又上來了，頭腦微微混沌，她抬眼，瞧著李延棠燈火映照下的側顏，竟然笑嘻嘻地說起胡話來。

「王延，我和阿鏡一樣，第一眼見你——就覺得你面熟。」她眯了眼，竟想伸手去摸他面頰，只是手到了中道就無力地垂下，「覺得你像一個人，但你又絕不是那個人。」

因為，那傢伙已死了很多年了。

「夜裡風大，小郎將，回家吧。」李延棠將燈籠抬高了些。

「王延！」

江月心藉著酒勁，膽子陡然大了起來，她想到褚蓉對自己的諄諄教誨，決定把握住這次絕佳的大好機會，先搶過來再說。

「本郎將要你……要你……」江月心豎著手指，意識有些模糊，「要你，做我的隨從！跟班！跑腿的！」

這話一說出口，江月心就覺得口中苦澀，她要說的明明不是這句，而是「本郎將想嫁人」，怎麼一出口就變成這樣了？

讓王延這樣厲害的人物給自己做跑腿的，她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。

但酒勁太大，她已有些神智不清，只能迷迷糊糊地盯著李延棠瞧，光盯著還不夠，竟還把佩劍舉了起來，一副威逼利誘的樣子。

其實她覺得這幅畫面有些熟悉，幼時的她是個小霸王，就曾這樣逼迫過青梅竹馬的玩伴做自己的跟班。

但面前這人，是王延，不是其他人。

她的視線晃了晃，朝外瞥去，只見得松間明月如洗，滿山風煙俱靜。

許久後，江月心聽見他溫柔一笑，輕聲回答，「好，我答應妳，條件是小郎將先乖乖回家去，免得著涼。」

江月心次日醒來時，頭疼欲裂，知曉這是自己宿醉的惡果。

門外有嘻嘻哈哈的吵鬧聲，是周嫂子的孫子在丟石子玩，沒一會兒，就聽到周嫂子的喝聲，「小點兒聲，別吵到小姐休息！」

江月心揉著額頭草草起身，推門一看，日頭高高，知曉自己必然是遲到了。想到霍天正的脾性，她頓時倒吸一口冷氣，結結巴巴道：「嫂子，馬、馬餵了嗎？我這就去將軍那兒。」

周嫂子在裙角上擦了擦手，納悶道：「不吃點？餓著可不成。」

「不吃了不吃了。」江月心擺擺手，胡亂把頭髮紮成一束，急匆匆往外頭走去。江父聽見她的腳步聲，從房裡出來喝道：「以後少喝點兒，還勞動王先生把妳送回來，姑娘家，像什麼樣子……」

江月心敷衍地應了，立刻出了家門。

江父見她背影漸遠，一時心情極為複雜。

今早，謝寧又來了，恰好聽到他與周嫂子在說月心宿醉之事，當時謝寧的臉色就沉了下去，待江父來接待他，謝寧硬邦邦的說：「若要她嫁入謝家，日後不可再飲酒。」

江家的人酒癮可不小，江父也愛喝酒，一聽到「日後不可再飲酒」，江父便覺得心裡一痛。

也許是因為江月心愛喝酒的事惹惱了這位重禮教的公子哥，今日謝寧的脾氣也沒那麼好了，說是要江家早做決策，至多七日，謝家母子就要動身返京，在那之前，江月心得打點好行裝。

江父一聽，連聲應了好。

送走了謝寧，江月心也去霍大將軍面前，江父開始發愁。

江月心的脾氣這麼倔，說了不嫁，那就是鐵了心不肯嫁。

謝公子這樣的人中龍鳳，她怎麼就瞧不上眼呢？嫁了謝寧，那可真是鯉魚躍龍門，日後也不用守著江家這個小破院子，只用做個闊少奶奶便行。

月心自幼無母，跟著父兄過久了苦日子，要是能做個少奶奶，半生無憂，那該多好啊！

思來想去，江父有了個主意，他叫來在家裡做幫工的周大富，要他送封信去長子江亭風那兒。他對周大富叮囑道：「你要仔細和亭風交代清楚，說此乃他妹子的婚姻大事，要他務必好好勸勸他妹子。」

「是是是。」周大富笑得憨實，「老爺子放心，我一定帶到。」

江父心道，亭風的話，可比自己這個半截身子入土的老頭子管用多了。



亭風被霍天正派去城外駐守，日日夜夜對著關外的鶴望原，也不知道那片光禿禿的古戰場有什麼好看的，亭風逢年過節都不回家，留在鶴望原上，信裡只說是忙得很。

可妹妹都要嫁不出去了，他怎麼也得抽個空回來吧？

最好亭風能把褚蓉帶回來，順道把他倆的婚事也給辦了。

江月心到了城外營房，直直步入霍天正的軍帳中，滿臉愧色。

她已做好了被訓斥、被責罰的準備，可待她踏進軍帳，卻發現軍帳中的氛圍一片古怪，趙祥、顧鏡、王延都在，另有門下督、軍司也在，俱是一臉古怪地望著她。江月心眼皮一跳，暗道不妙，定然是自己遲到，惹了霍將軍大怒，這群人正等著看自己的好戲。

「霍將軍，月心來遲，懇請將軍降責。」江月心說得誠懇。

霍天正威風十足地坐在主位，可表情也有幾分古怪。他耷著眉，欲言又止，好半晌後，才道：「小郎將，從今日起，王先生便是妳麾下軍司，他不擅武，妳要多多照顧。」

咦？王延怎麼就調到她手下來了？

若是她沒記錯，這位王先生可是霍將軍「三顧茅廬」請來的厲害人，霍將軍怎麼捨得放手丟給她？

她抬眼瞄了一眼李延棠，卻見他神色如常地立在霍天正身側，文秀俊逸，見江月心瞧他，他便微彎了笑眸，也看她一眼。

「王先生說，妳昨夜一力要求他做妳的副官，本將軍只好成人之美。」霍天正的面色越發古怪，「日後，妳要多多照顧王先生。」

霍天正一說完這句話，江月心陡然想起來，昨夜都發生了什麼糊塗事，明山亭的一幕幕在腦海裡浮現，如同幾道驚雷，將她劈得渣都不剩。

難怪眾人都用詭譎目光瞧她，她竟敢和霍將軍搶人，真是活膩了！

瞧瞧周邊的同僚，有的人目光裡竟還帶著一分……敬佩！

霍天正說罷，咳了咳，趕緊講了別的正事，「諸位也知道，近來大燕國人異動頻頻，鶴望原附近的幾個駐營點俱被大燕國給偷了去。」他說著，滿面肅色，聲音也沉了下來，「依照本將軍推測，這關城內定已混入了探子。」

軍帳內，登時一片沉寂。

提起大燕國，誰也開心不起來，大燕國與天恭國之間積怨已久，陸陸續續交戰了百來年，鬧得最轟轟烈烈的，便是二十年前的那場仗。

彼時，天恭國乃是宣帝李律在位，李律不似前代君王，並無勃勃野心，只醉心音律歌舞。他在位十年，竟放任大燕國養得兵強馬壯。二十年前，大燕國自認時機已到，便南下攻打天恭國。

這場仗，一打就是五年，天恭國紙醉金迷近十年，毫無還手之力，竟讓大燕長驅直入，破了京城，更為恥辱的是，泰半天恭國的皇族皆被大燕人擄走，挾入大燕

境內。

其中，便有宣帝李律與他的兩位皇子，太子李競棠於北上後病亡，二皇子李延棠更是行蹤不明，直到數年後才被尋回。

此事發生在慶義年間，天恭國人皆稱之為「慶義之難」。

可天恭國到底氣運未絕，其後不久，不破關便橫空出世了一個霍天正，精通兵道，勇略雙全，堪稱是天縱奇才，不僅奪回失地，更在數年後帶兵踏破大燕國，雪洗慶義舊恥。

因有慶義舊恥在前，不破關的守將提起大燕國，便不甚愉快。

霍天正敲了敲桌子，道：「小郎將，妳與顧鏡多多留心城中動靜，妳是女子，不易打草驚蛇。」

江月心大氣也不敢喘一口，恭敬地領了命。諸位又議了會兒事，她才撩帳出了軍營。外頭的日光明晃晃的，幾列士兵正在操練，流了滿背的汗水。

顧鏡站在樹蔭底下等她，神色冷清，眼裡似含了道鋒芒般瞧著她。

「小郎將，妳既有了王先生做副手，定然不缺我一個。」顧鏡閒閒地撿起了地上一枚葉片，放在指尖轉悠著，「聽聞鶴望原缺人，要不然我去向霍將軍毛遂自薦？」

江月心十分認真地思考了一下，道：「鶴望原附近地形複雜，就連我兄長都花費數年才摸索透地形，相較鶴望原，你還是更熟悉關城這一帶，不如留下來幫我。」

顧鏡自嘲地笑了聲，道：「得了便宜還賣乖，真是不客氣。」

江月心不太懂顧鏡在說什麼，但她覺得顧鏡又在誇自己了，於是笑道：「別客氣別客氣，不用誇我的。」

顧鏡，「……」

霍將軍給的任務，是揪出關城裡的探子，可關城那麼大，找起來很難。江月心捲了地圖，就帶著顧鏡朝自己營房裡走去，一邊走一邊道：「將關城劃成九片，分頭巡邏……」

到了營房裡頭，見到李延棠已經在裡面。

他坐在太師椅上，手握成拳，晃悠悠地搖著什麼，仔細一看，原是個木盅子，裡頭的骰子咕嚕嚕地滾著，發出悶悶的響聲。

見江月心來了，李延棠笑道：「小郎將有什麼吩咐？」模樣似是個很聽話的跟班。江月心愣了下，吞了口唾沫道：「正好要寫封信，叫另外幾個軍司多留份心眼，你是文人，比我會寫信，就由你來執筆吧。」

這可不是謙虛，江月心雖識字，也僅僅是會認字的水準，叫她寫信，那寫出來的東西可是慘不忍睹。因此，平常但凡有書信往來，皆是顧鏡替她代筆。

顧鏡是武人，水準也不怎麼樣，但是至少比江月心的水準高，字也算不得好看，但比江月心的狗爬大字還是要清秀上幾分。

李延棠聞言，撩了袖口，慢慢磨起案上一塊墨。半晌後，他懸腕抬肘，問道：「小郎將要寫些什麼？」

「就是……告訴那姓劉的軍司，最近城裡有探子，讓他多留心一下……城東邊那幾個勾欄場所，魚龍混雜，早點清一清，碰上段家人也不要急，就說是『事態非

常』……再不行，就偷偷摸摸地搜。」江月心托著下巴，一句一句往外蹦。

李延棠點點頭，筆鋒如行雲流水般動了起來，字跡在紙上一一鋪開——  
軍司英鑒，時綏近安。辱蒙將軍垂詢，知城中有……

顧鏡一直立在門口，沒一會兒，他便揚起下巴，微微道：「王先生若是做不順手，可以交給我，平日小郎將的書信皆是由我代筆。」

李延棠停了筆，露出微悟神情，旋即朝顧鏡虛遞了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顧將軍，請。」

顧鏡挑眉，大步流星地走過來，自李延棠手中接了筆，不客氣地在江月心的位置上坐下。可待他目光一落到書信上，身子便僵住了——

李延棠的字，勁瘦如勾，鐵畫銀鉤，雖成書不過兩三列，卻已如一幅名家大作，叫人歎為觀止，若是自己續寫下去，便如狗尾續貂，只會招來笑話。且李延棠的用詞頗為雅致周到，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，該如何用這種口吻繼續書寫下去。手腕懸了半天後，顧鏡咬咬牙，將筆僵硬地交還到李延棠手中，冷聲道：「還是王先生來吧。」

李延棠無聲地笑了，道：「在下承命。」

關道上遠遠行來一騎，揚起紛紛煙塵。

待此人近了城門，守城的兵士紛紛退開，行禮道：「是左軍將軍回城了！」

此人正是得了江父家書後，從鶴望原匆匆趕回不破關城的江亭風，他生得人高馬大、身材結實，一路行來，神色肅殺，不見有分毫的鬆動，姑娘家見了，都被他渾身的凶悍氣勢給嚇跑了。

聽聞妹妹與謝寧的事後，他便打算回關城。

他不擅交際，但凡有和「打交道」沾邊的活兒，皆要先詢問褚蓉，讓褚蓉出謀劃策。

褚蓉不待在軍營，平時就在鶴望原附近的村寨裡住，得了空，就給江亭風送送自釀的好酒。每一回她來軍營送東西，軍士都在心底暗暗嘀咕一聲，「未來的左軍夫人，又來犒勞自家男人了。」

這回，江亭風便率先問了褚蓉——

「妳前一次回關城去，聽說謝寧和妹妹的事了嗎？」

褚蓉修著圓潤的指甲蓋兒道：「聽說了，心心說她心有所屬，不想嫁謝寧。那謝寧又是個慣會兩面三刀的人，嫌棄你妹妹是個武將。」

江亭風蹙眉，「爹在信中說，謝寧為人知禮，是不可多得的佳婿。」

褚蓉悠悠道：「你不信我看人的眼光？」

江亭風，「……」

褚蓉見他沉默許久，冶豔的笑開嘴，「你信不信我的眼光？」

江亭風匆匆點了九下頭，道：「我信。」

褚蓉拍了下桌，說：「心心親口所說，那謝家母子嫌棄她穿一身男裝，要她日後

不得從武，只能做個悶在家裡的少夫人，若有不從，便退婚。可折騰了這麼久，仍不見謝寧來退婚，也不知是在想什麼？」

江亭風只回四個字，「我知道了。」

未多久，他就牽了馬，獨自回關城來了。

到了江家門口，江父聽聞馬蹄聲便匆匆出來迎接，看到一身戎裝的長子回來了，江父激動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。

江父心道：看到如今軍功赫赫、在霍將軍面前十分得力的長子，便如看到了少年時從軍策馬的自己啊！

「亭風，你可算回來了！」江父的眼淚不值錢，下一瞬便老淚縱橫，他掏出塊自縫的手帕擦眼淚，一邊不忘張望著江亭風身後，問道：「褚蓉呢？沒跟你一道回來？」

「沒有一道回來。」

「你這就不像話了！褚蓉去鶴望原，那是去照顧你的，你回關城，不帶上她，算什麼事？」

江亭風回道：「這個時辰，她還沒起身。」

江父痛心疾首，「哎喲，你還知道她起沒起身？你啥時候上門求親了？」

江亭風答得一臉認真，「匈奴未滅，何以為家？」

江父的臉抽了抽，道：「那你也別耽擱著人家姑娘，她也要嫁人的，你不肯娶，就讓給別人。」

江亭風沉默許久，才吐了兩個字——

「不行。」

江父微怒，「既然你不讓別人娶她，那你還不趕緊娶了！」

江亭風又重複，「匈奴未滅，何以為家？」

江父大怒，拍了拍門板，喝道：「好你個臭小子，沒心沒肺薄情冷酷，自己不肯娶，還要拖著一個好姑娘！」

江亭風，「……」

江亭風說不過自己的父親，他與褚蓉之間的事，原本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。他總覺得他日大燕國捲土重來，自己便會戰死沙場，若是娶了褚蓉，他便不僅僅是一個將軍，更是一個丈夫，國為第一，他怕生死當前，會顧不得褚蓉。可要褚蓉嫁給別人，他卻是不答應的！他尚且找不到任何一個男子會比他待褚蓉更好的，所以褚蓉還不能嫁給別人。如果有這樣的男人出現，他當然會送褚蓉出嫁。

江父被長子氣得心口疼，揮揮手道：「行了，我也不惦記你的親事了，先想辦法把心心的事給解決了。」

江亭風回答，「兒子定不辱命。」

說罷，他問了謝家別院所在便離開了。他先到同僚趙祥處，借了一小隊人馬，然後便帶著這支威風凜凜的隊伍，往謝家別院去了。

江父在心裡念叨著，希望長子亭風能說服他妹妹，別任性了！